

诗人的温度

流泉(市直)

认识华海三十年了,回望三十年前此刻,我们的心都在为诗歌的狂热而跳动。那时候,他是舟自横,这笔名颇得几分野趣,就像诗人笔端下的那些个鲜活的诗句。时光蹉跎,人生陡峭,尽管期间奔波生活远离了诗歌,彼此失联也长达十数载,但似乎总会在某个宁静的夜晚或与友人聚会的某个午后突然想起这失联的故友来。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接纪勤老师电话的那一刻。三年前,或许是四年前,在与纪勤老师的通话中,我零星获知到有关周华海的一些蛛丝马迹。

华海上世纪末辞去中学教职后,一直在江山等地做生意。生意场的起伏,让他最终还是回到了遂昌,过起了貌似有些落魄的隐居生活。这时候的华海,风轻云淡,先在北界代课,后在县城小区里当保安,干得不亦乐乎,全然不见了之前的小老板神色。这一切,自然不是因生计所迫。他儿子在县城里开了一家汽车美容店,如果不是为了寻找内心的某个坚守,华海应该大可不必当什么代课教师或保安的。有一段时间,他去界首独居,过起了闲云野鹤的逍遥日子。我所了解的,也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他的诗稿。

在纪勤老师的牵线下,我们终又取得联系,说不上惺惺相惜,却也是友情使然。再次的聚首,仍然是因了诗歌。当接到华海发来的第一组诗歌,我完全被其中《看住》中的诗句深深吸引住了——“一些绿萍和枯叶漂浮在水面上/如同我在界首随遇而安/偶尔飞来了一只黄蝴蝶/用舞姿与蜻蜓相会了一下,就飞走了/还有一个我/久久地站在阳台上/试图把万物的好,全部看住”。沉稳的叙述中,散发出一种特别美好的慈悲和安详。读这些诗句,我断定,三十年前的那个舟自横回来了,只不过现在的周华海比“舟自横”少了些轻狂,多了些从容,淡泊。之后相继读到的《在万物中走来走去》《喊回人间》等诗作,更是见证了我的如是判断。一个优秀的诗人回来了。

当我将这些诗歌推荐给身边朋友时,大家纷纷叫好——原来在我们的视线外还深藏着这样一位诗人。某日,与乔国永闲聊又提及华海,一时兴起,便打电话给纪勤老师,说要去遂昌看华

海。说走就走。纪勤老师在城边一家鱼头馆设宴,让失联多年的我们在杯盏鱼香之中见面了。纪勤老师将周华海推到面前,我脑海中无数次勾勒的“周华海”被彻底颠覆了。其形象饱经沧桑,似乎把全部的经历一笔一划都写在了他的脸上。显然,生活正在将日子变得更加丰厚。一边喝酒,一边细数着光阴。在华海夹杂着江山口音的慢条斯理的叙述中,他的真诚,对诗歌的敬畏,就一点一滴渗透了出来。国永说,华海兄性情人也。我想,华海与国永有许多共通处,酒和同样的坦诚让彼此相见如故。那天,只有诗歌,只有酒,只有一丝一丝往上冒的温度。问及华海,重新回归诗写为什么不再用“舟自横”做笔名,他笑了笑,说是这名字给儿子了。看来,儿子与诗歌,在他心目中的比重是同样的。在与他的聊天中,我发现,经历是华海最好的课本,看淡了一切,才懂得了慈悲和万物的好。

在《给藤蔓缠过的人》这首诗中,他写道:“被藤蔓缠过的人,身上沾满了露水/那些金丝一样嫩黄的纤茎/长有孩子们的心眼//在北界小学,我必须站成一根篱笆墙边的竹竿/让那些长出小手的茎蔓/援竿而上”;在《在万物中走来走去》诗中,他写道:“常常一个人,被来来往往的车辆,过境的风/以及花果芬芳的季节抛在路边/常常找不到一棵树的门,一个果实的嘴唇/但是这些都不会改变我对万物的信任和看法/万物的好就是我的好”……

华海此时的写作,具有一种异样的松弛感,而这种“松弛感”造就了他大多数诗作的优良品质。诗人在诗中所释放出的那些“豁达”,那些“坦然”,正一点一点消弭和涤荡着由俗世带来的“紧张感”和“压迫感”。整个世界都仿佛在一粒粒文字里静了下来,万物一派静好。华海“放下”的另一面,是对现世的人文关怀,在《打扫天空的人》一诗中:“我隔三差五,挥舞着长竹竿上的棕把/踮起脚尖打扫天空/人们以为我在努力地撩蛛网/其实我一直在捅鸟窝/我想把那些候鸟一样的人/重新赶回到辽阔的大地上”,诗人身为小区保安兼保洁员,能在身边细小的物事中发现其中有意义的并引发自己的感慨与强烈的哲思,每天打扫小区的角角落落,就诚如他面对“把更多的石头、水泥、钢筋/搬到更高的天空中”的令人堪忧的环境现实,立志要做“打扫天空的人”——“我想把那些候鸟一样的人/重新赶回到辽阔的大地上”。在这首诗中,从诗题及至整个文本,都赋予了诗人一种大的格局和大的胸怀,见血,见肉,有忧思,有关切。将这两种不同视角的写作摆在一起考量,我认为华海的诗写既是低伏的,又是向上的,既是平和的,又是激情的,其呈现和打开的方式虽然是轻盈的、内敛的,但它所表达的主旨却是厚重的。凡是种种融合在一起,即作为一个诗人的姿态,无疑,这种姿态是有温度的姿态,建立在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之上。

向万物看齐,以诗的温度。在不久前的一个诗歌活动中,我们再一次相见。华海给了我他准备集结出版的《向万物看齐》的集子文稿,并嘱我写个序。我拉拉杂杂写下这些,无非就是想借此表达一个朋友对另一个朋友的不舍之情,一个诗人对另一个诗人发自内心的最最朴素的期待和敬意。



过年啦

叶子(市区)

腌肉、酱鸭、香肠,各种腌制酱卤,挂满了家家户户的阳台窗门,洗刷刷洗刷刷,大扫除进行着,红红的春联写起来了,新衣服搭配好了!进入农历腊月,年味就已经在大街小巷弥漫开了!

生活真的是越来越好,吃好的,穿新的,平时就司空见惯,丰富的物品,随处可买,年初一就能买到新鲜的蔬菜,商店都开门做生意,所以每年都说过年简单点,不要弄这弄那,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人们更讲究生活质量,吃也要新鲜的。以前过年的时候都要大扫除,叫“打尘”,绑一把长长的扫把,家里从上到下扫一遍,说的是搞卫生,其实有除旧迎新祈福的愿望,家里八十多岁的婆婆就每年坚持这样的习俗。其实现在大部分人家平时就很注重卫生,住房条件改善了,小时工也是一直请着的,所以并不需要大张旗鼓地搞卫生。可是,过年了,这个概念已经深深植根于我们的内心,世代传承。虽然女儿也是每年都说:妈妈,过年简单点,不要买那么多吃的!可是每当看到别人家大袋小袋往家里提,看着家家阳台上挂着的,就忍不住还是要做些酱鸭卤牛肉和腌肉等。卫生也还是要搞的,只不过可以简单点。年夜饭也是,习惯在家吃,摆满一桌菜,斟满酒,家人围坐一起,热热闹闹。

现在的人,常常一边说过年简单点,一边感叹年味越来越淡,好怀念以前过年的时候那种气氛。自己也是,想想小时候,只有过年才能穿新衣服,妈妈要给每个孩子做一双过年穿的新鞋,往往都是在煤油灯下通宵纳鞋底。那个期盼,那种等待,真的是恨不得一觉醒来就是年三十!本来是要大年初一再穿的,可实在是等不到年初一,所以,一般吃了年夜饭,孩子们就快速换好新衣新鞋,围在一起守岁了。年初一,妈妈早就交代好了,不能拿刀具之类的,不能扫地,水不能往外倒,不能说不吉利的

话,不能串门,总之,初一这一天,要守住平安,守住福气。清早起来,就等着妈妈给我们分一个橘子,一个在秋天里用豆角穿起来的灯笼状的豆角笼,一把南瓜子,几颗花生,这是每个孩子分到的。分到手的这些食品,只有过年才能有,而且吃完了就要等到明年过年了,因此大家都舍不得吃,要放起来慢慢品尝,那种味道真是至今难忘!新衣服往往是偏大点不合身的,因为要多穿些日子,还要留给弟妹穿呢。不管怎样,过年就是那时候的孩子最期盼的节日。正月里,还偶尔有一两个戏班子来唱个戏,不管唱得好不好,是不是听得懂,肯定是全村出动,一个个看得津津有味!

说现在年味淡了,那是因为现在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人们对吃的穿的已经习以为常,过年期间,也不会像过去那样要提着大包小包走亲戚了,平日里大家一起吃个饭,也是司空见惯。还有,就是现在的生活节奏,年轻人平日里工作繁忙,节日里更多的是想放松心情,好好休息。为此,很多人选择在酒店里吃年夜饭,去外地,甚至国外过年的人也是越来越多,就想轻轻松松度个假。

看着电视里全国各地南来北往川流的人群,有了“春运”的概念,那是赶回家过年的人们;看着各地热闹的庙会,琳琅满目的年货,那是要提回家过年的;看着写满各种祝福心愿的对联,那是要贴在家门口的;钱多钱少大大小小的红包,那是要给老人和孩子们的……无论时代怎样变迁,无论以怎样的形式,过年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不可或缺的大节日。过年不仅是家人的团聚,不仅是吃喝,而是意味着新的一年的开始,过了年就将迎来气象更新的春天了,因此我们把对联叫春联,过年叫春节。

谁说年味淡了?今年的年味就很浓。愿家人平安,许朋友吉祥,祝祖国强盛,让我们红红火火过大年啦!

